





之居曉亦平之望家難心曾非父先之教不先也子弟之孝抑日之不淫恭  
道後詭譎置吳罔獨生精會玩閱報氏家訓誰無所為之師以記過云尔



顏氏家訓序



昔我皇祖迪哲垂範立訓有典有則  
以貽子孫子孫克遵厥訓明徵定保  
至於今有成法予小子欽念我粵我  
皇祖邁種德在齊有黃門侍郎公在  
唐有魯國常山公在宋有潭州安撫



公文章節義昭回於天壤揚耿光而  
垂休裕用大庇於我後人而黃門公  
所著家訓迪我後人德業尤切子孫  
靈承厥志曰惟我祖之德是彛是訓  
罔敢遺佚前人光茲予其永保哉自  
時厥後寔微寔昌子孫有弗若厥訓

亦弗克保厥家則訓教之不立也凡  
民性非有怕善惡罔不在厥初圖惟  
厥初莫先教訓詩曰螟蛉有子果臝  
負之殺誨尔子式穀似之言子必用  
教教必用善也殺之以善猶懼弗率  
况導之以不軌不物俾惟惛淫是即



其何善之有故子之在殺也猶金之  
有剗水之有源也剗正則正源清則  
清弗可改也已我黃門祖恭立厥訓  
佐啟後人後人有弗獲覩厥訓以閑  
於有家若瞽之無相俵俵乎其曷所  
底止哉邾大懼祖德之克宣子孫之

弗迪也爰求家訓善本重鐫諸梓俾  
子孫守焉是本乃宗人如環同知蘓  
州時所刻婁江王太史萬書閣所藏  
而出以示余維時余緝家譜未獲家  
訓全書竊以為憾茲得之如獲拱璧  
厥惟我顏氏之文獻乎子孫如是乎



有徵焉罔或失墜則我顏氏忠義之  
家風與家訓俱存而不泯茲刻也維  
清熙迄用有成惟我顏氏之禎祥也  
豈曰小補之哉  
萬曆戊寅季冬茶陵平原派三十四  
代孫顏志邦書於東海佐儲公署

顏氏家訓序

家訓二十篇自吾黃門侍郎祖始著  
去今蓋九百餘年失傳已久吾弟四  
會掌教士英嘗有志訪刻而未遂以  
囑其子如瓌正德戊寅如瓌同知蘇  
州之三年獲全本重校刊之既自識



其後矣復以書來請曰祖訓重刊首  
序非異人任吾伯父其成之謹按侍  
郎既著是訓繼而其子諱思魯以博  
學善屬文官至校書東宮學士愍楚  
直內史游秦校秘閣再傳至夔府長  
史贈號州刺史諱勤禮弘文館學士

師古相時司經校定經史育德三傳  
至侍讀曹王屬贈華州刺史諱昭甫  
以至濠州刺史贈秘書監元孫暨通  
議大夫贈國子祭酒太子少保諱惟  
真遂生我魯國公諱真卿常山太守  
果卿與夫司丞春卿淄川司馬曜卿



胤山令旭卿捷為司馬茂曾杭州參  
軍缺疑金鄉男允南富平尉喬卿左  
清道兵曹幼興荆南行軍允減其後  
復生彭州司馬威明昆季佐父破土  
門同時為逆胡所害者八人建中改  
元魯國遷秩之際子姪同封男者亦

八人又其後魯國五世孫諱翊為台  
州招討使翊為永新令是皆奕葉重  
光聯芳並美顏氏於斯為盛謂非家  
訓所自不可也自是而後歷宋而元  
仕籍雖不乏而彰顯不逮前豈非家  
訓失傳之故歟迨入



國朝熱之始也與人焉波而州家  
文廟靖內難時沛縣令伯瑞父子克  
忠則我招討使之後自永新徙廬陵  
之派者也其猶有魯國常山之餘烈  
而得家訓之墜緒乎乃今如瓌克繼  
父志是訓復續意者天將復興顏氏

乎書曰毋忝爾祖聿脩厥德易曰積  
善之家必有余慶顏氏之子若孫其  
傳承是訓而脩德積善則前日之盛  
未必不可復也是固吾與吾弟若姪  
之所願望者也是為序

並德戊寅冬十二月丙寅前雅寧學



論八十五翁廣烈拜手謹序

之河賦國者也是德也

未必不可期也其國者與

德者其德也其德者其德也

德者其德也其德者其德也

德者其德也其德者其德也

顏氏家訓目錄

卷上

序致篇第一

教子篇第二

兄弟篇第三

後娶篇第四

治家篇第五

風操篇第六

慕賢篇第七



勉學篇第八

文章篇第九

名實篇第十

卷下

涉務篇第十一

省事篇第十二

止足篇第十三

誠兵篇第十四

養生篇第十五

歸心篇第十六

書證篇第十七

音辭篇第十八

雜藝篇第十九

終制篇第二十



卷上

序致篇第一

齊書卷之十八

音義篇第二十八

書卷之十八

顏氏家訓目錄終

顏氏家訓卷上

北齊琅琊顏之推著

明新安程榮校

序致篇第一

夫聖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迹立身揚名亦已備矣魏晉以來所著諸子理重事復遞相模效猶屋下架屋牀上施牀耳吾今所以復為此者非敢執物執世也業以整齊門內提撕子孫夫同言而信信其所親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誠



不如傅婢之指揮止凡人之闕闕則堯舜之道不如  
寡妻之誨諭吾望此書爲汝曹之所信猶贊於傅婢  
寡妻耳 吾家風教素爲整密昔在韶齒便蒙誨誘  
每從兩兄曉夕溫清規行矩步安辭定色鏘鏘翼翼  
若朝嚴君焉賜以優言問所好尚勵短引長莫不懇  
篤年始九歲便丁荼蓼家徒離散百口索然慈兄鞠  
養苦辛備至有仁無威導示不切雖讀禮傳微愛屬  
文頗爲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輕言不備邊幅年十八  
九少知砥礪習若自然卒難洗盪二十以後大過稀

焉每常心共口敵性與情競夜覺曉非今悔昨失自  
憐無教以至於斯追思平昔之指銘肌鏤骨非徒古  
書之誡經日過耳故留此二十篇以爲汝曹後範耳

教子篇第二

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  
也古者聖王有胎教之法懷子三月出居別宮目不  
邪視耳不妄聽音聲滋味以禮節之書之玉版藏諸  
金櫃子生咳嗁師保固明仁智禮義導習之矣凡庶  
縱不能爾當撫嬰稚識人顏色知人喜怒便加教誨



使爲則爲使止則止比及數歲可省笞罰父母威嚴  
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見世間無教而有  
愛每不能然飲食運爲恣其所慾宜誠翻獎應訶反  
笑至有識知謂法當耳驕慢已習方復制之捶撻至  
死而無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長終爲敗德孔  
子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也俗諺曰教婦初  
來教兒嬰孩誠哉斯語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  
欲陷其罪惡但重於訶怒傷其顏色不忍楚撻慘其  
肌膚耳當以疾病爲諭安得不用湯藥針艾救之哉

又宜思勤督訓者可願苛虐於骨肉乎誠不得已也

王大司馬母魏夫人性甚嚴正王在湓城時爲主  
千人將年踰四十少不如意猶捶撻之故能成其勲  
業梁元帝時有一學士聰敏有才爲父所寵失於教  
義一言之是徧於行路終年譽之一行之非掩藏文  
飾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語不擇爲  
周逖抽腸繫鼓云父子之嚴不可以狎骨肉之愛  
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狎則怠慢生焉由命士以  
上父子異宮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癢痛懸衾篋枕此



不簡之教也或問曰陳亢喜聞君子之遠其子何謂也對曰有是也蓋君子之不親教其子也詩有諷刺之詞禮有嫌疑之誠書有悖亂之事春秋有褒僻之譏易有備物之象皆非父子之可通言故不親授耳

其意見  
白虎通

齊武成帝子瑯琊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聰

慧帝及后並篤愛之衣服飲食與東宮相準帝每面稱之曰此點兒也當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別宮禮數優僭不與諸王等太后猶謂不足常以爲言年十許歲驕恣無節詈服玩好必擬乘輿常朝南殿見

典御進新冰鈞盾獻早李還索不得遂大怒詢曰至尊已有我何意無不知分齊率皆如此識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譏後嫌宰相遂矯詔斬之又懼有救乃勒麾下軍士防守殿門既無反心受勞而罷後竟坐此幽薨 人之愛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賢俊者自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更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鑒也 齊朝有一士大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



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亦要事也吾時俛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兄弟篇第三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而已矣自茲以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姊姒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二親既歿兄弟相顧當如形之與影聲之與響愛先人之遺體惜己身之分氣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際異於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



雀鼠之不卹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妾  
之爲雀鼠妻子之爲風雨甚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  
不愛子姪不愛則群從疏薄群從疏薄則僮僕爲讎  
敵矣如此則行路皆踏其面而蹈其心誰救之哉人  
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歡愛而失敬於兄者何其能多  
而不能少也人或將數萬之師得其死力而失恩於  
弟者何其能疎而不能親也 姊妹者多爭之地也  
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歸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  
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處多爭之地能無間者

漢書中之爲地而小怨便成苦而成人肝脾子



鮮矣所以然者以其當公務而執私情處重責而懷  
薄義也若能恕己而行換子而撫則此患不生矣  
人之事兄不可同於事父何爲愛弟不及愛子乎是  
反照而不明也沛國劉璉嘗與兄璉連棟隔壁璉呼  
之數聲不應良久方答璉怪問之乃云向來未着衣  
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江陵王玄紹弟孝英  
子敏兄弟三人特相愛友所得其肯新異非共聚食  
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  
紹以形體魁梧爲兵所闡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



終不得解遂拜命爾

後娶篇第四

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子合得終於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曾參婦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竝終身不娶此等足以爲誠其後假繼慘虐孤遺離間骨肉傷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江右不諱庶孽喪室之後多以妾媵終家事疥癬蚊蚤或未能免限以大分故稀闕闕之耻

河北鄙於側出不預人流是以必須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於子者後母之弟與前婦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于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爲常身沒之後辭訟盈公門謗辱彰道路子誣母爲妾弟黜兄爲傭播揚先人之辭迹暴露祖考之長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姦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衆矣况夫婦之義曉夕移之婢僕求容助相說引積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婦人懷嫉妬之情



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  
與我子爭家提携鞠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  
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嫁莫不爲防焉故虐之異姓  
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兄弟爲讎家有此者皆門  
戶之禍也思魯等從舅殷外臣博達之士也有子  
基謀皆已成立而再取王氏基每拜見後母感慕嗚  
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視王亦悽愴不知所容旬  
月求退便以禮遣此亦悔事也後漢書曰安帝時  
汝南薛包字孟嘗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及父娶

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  
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  
里門昏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後行六年服  
喪過乎哀旣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  
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  
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  
還復賑給建光中公車特徵至拜侍中包性恬虛稱  
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也



夫風化者自上而行於下者也自先而施於後者也  
是以父不慈則子不孝兄不友則弟不恭夫不義則  
婦不順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義而婦陵則  
天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攝非訓導之所移也笞怒廢  
於家則豎子之過立見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治家之寬猛亦猶國焉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與  
其不遜也寧固又云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  
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可儉而不可吝也儉者省約

爲禮之謂也吝者窮急不卹之謂也今有奢則施儉  
則吝如能施而不奢儉而不吝可矣 生民之本要  
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蓄園場之所產鷄豚  
之善埶園之所生爰及棟宇器械樵蘇脂燭莫非種  
殖之物也至能守其業者閉門而爲生之具以足但  
家無鹽井耳今北土風俗率能躬儉節用以贍衣食  
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梁孝元世有中書舍人治家  
失度而過嚴刻妻妾遂共貨刺客伺醉而殺之 世  
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施惠然



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  
矣齊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嘗嗔怒經霖雨絕糧遣  
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許日方復擒之房徐曰舉家  
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嘗寄人宅奴婢徹屋為薪  
略盡聞之輦感卒無一言裴子野有疎親故屬饑  
寒不能自濟者皆收養之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二石  
米為薄粥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無厭色鄴下有一  
領軍倉積已甚家童八百誓滿一千朝夕肴膳以十  
五錢為率遇有客旅更無以兼後坐事伏法籍其家

徵人屋為新卒云云一之味夫中庸之道不若此莽崔  
鼠之責實而口之趣



產麻鞋一屋弊衣數庫其餘財寶不可勝言南陽有  
人為生與博性殊儉吝冬至後女壻謁之乃設一銅  
甌酒數鬻麀肉壻恨其單率一舉盡之主人愕然俛  
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責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嘗  
貧及其死後諸子爭財兄遂殺弟婦主中饋唯事  
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  
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助其不足必  
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  
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



勤焉鄴下風俗專以姑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  
車乘填街衢綺羅盈府寺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  
相代之遺風乎南間貧素皆事外飾車乘衣服必貴  
齊整家人妻子不免饑寒河北人事多由內政綺羅  
金翠不可廢闕羸馬頽奴僅充而已唱和之禮或爾  
汝之河北婦人織紉組紉之事黼黻錦繡羅綺之  
工大優於江東也太公曰養女太多一費也陳蕃云  
盜不過五女之門女之爲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  
先人傳體其如之何世人多不舉女賊行骨肉豈當

如此而望福於天平吾有疏親家饒妓媵誕育將及  
使遣婚堅守之體有不安窺窻倚戶若生女者輒持  
將去母隨號泣莫敢救之使人不忍聞也婦人之  
性率寵子壻而虐兒婦寵壻則兄弟之怨生焉虐婦  
則姊妹之讒行焉然則女之行留皆得罪於其家者  
母實爲之至有諺云落索阿姑食此其相報也家之  
常弊可不誠哉婚姻素對靖侯成規近世嫁娶遂  
有賣女納財買婦輸絹比量父祖計校錙銖責多還  
少市井無異或猥壻在門或傲婦擅室貪榮求利反



招羞耻可不慎歟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  
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濟陽江祿讀書  
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  
人不厭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為童  
幼婢妾之所點汙風雨大鼠之所毀傷實為累德吾  
每讀聖人之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  
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 吾家巫覡禱請絕於  
言議符書章醮亦無祈焉竝汝曹所見也勿妖妄之

費

風操篇第六

吾觀禮經聖人之教箕箒七箸咳唾唯諾執燭沃盥  
皆有節度亦為至矣但既殘缺非復全書其有所不  
載及世事變改者學達君子自為節度相承行之故  
世號士大夫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  
然其阡陌亦自可知昔在江南目能視而見之耳能  
聽而聞之蓬生麻中不勞翰墨汝曹生於戎馬之間  
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 禮云見似  
目瞿聞名心瞿有所感觸惻愴心眼若在從容平常



之地幸須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當忍之猶如伯叔兄弟酷類先人可得終身腸斷與之絕耶又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君所無私諱蓋知聞名須有消息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梁世謝舉甚有聲譽聞諱必哭爲世所譏又臧逢世臧嚴之子也篤學修行不墜門風孝元經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庶競修牋書朝夕輻輳几案盈積書有稱嚴寒者必對之流涕不省取記多廢公事物情然駭竟以不辦而還此竝過事也近在楊都有一士人諱審而與沈氏交結周厚

沈與其書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諱者皆須得其同訓以代換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修短之目不聞謂布帛爲布皓呼腎腸爲腎修也梁武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爲絹乃謂銷鍊物爲銷絹物恐乖其義或有諱雲者呼紛紜爲紛烟有諱桐者呼梧桐樹爲白鐵樹便似戲笑耳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兒曰鯉止在其身自可無禁至若衛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幘虱長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止有連及理未爲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



有名兒爲驢駒豚子者使其自稱及兄弟所名亦何  
忍哉前漢有尹翁歸後漢有鄭翁歸梁家亦有孔翁  
歸又有顧翁寵晉代有許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  
當避之今人避諱更急於古名子者當爲孫地吾親  
識中有諱襄諱友諱同諱清諱和諱禹交疏造次一  
座首犯聞者辛苦無慘賴焉昔司馬長卿慕蘭相如  
故名相如顧元歆慕蔡邕故名雍而後漢有朱張字  
孫卿許暹字顏回梁世有庾曼嬰祖孫登連古人姓  
爲名字亦鄙事也昔劉文饒不忍罵奴爲畜產今世

愚人遂以相戲或有指名爲豚犢者有識傍觀猶欲  
掩耳况名之者乎近在議曹共平章百官秩祿有一  
顯貴當世名臣意嫌所議過厚齊朝有一兩士族文  
學之人謂此貴曰今日天下大同須爲百代典式豈  
得尚作關中舊意乎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兒耳彼此  
歡笑不以爲嫌昔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  
陳思王稱其父爲家父母爲家母潘岳稱其祖曰家  
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及南北風俗言其祖  
及二親無云家者田里儂人方有此言耳凡與人言



言已世父以次第稱之不云家者以尊於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則以夫氏稱之在室則以次第稱之言禮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孫不得稱家者輕略之也蔡邕書集呼其姑女爲家姑家姊班固書集亦云家孫今並不行也凡與人言稱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長姑皆加尊字自叔父已下則加賢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書稱彼之母與自稱己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南人冬至歲首不詣喪家若不修書則過節束帶以申慰北人至歲之日重行

弔禮禮無明文則吾不取南人賓至不迎相見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並至門相見則揖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昔者王侯自稱孤寡不穀自茲以降雖孔子聖師與門人言皆稱名也後雖有臣僕之稱行者蓋亦寡焉江南輕重各有謂號具諸書儀北人多稱名者乃古之遺風吾善其稱名焉言及先人理當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難江南事不獲已乃陳文墨愷愷無言者須言闕闕必以文翰罕有面論者北人無何便爾話說及相訪問如此



之事不可加於人也人加諸已則當避之名位未高如爲勲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勿取煩重感辱祖父若沒言湏及者則歛容肅坐稱大門中世父叔父則稱從兄弟門中兄弟則稱亡者子某門中各以其尊卑輕重爲容色之節皆變於常若與君言雖變於色猶云亡祖亡伯亡叔也吾見名士亦有呼其亡兄弟爲兄子弟子門中者亦未爲安貼也北土都不行此太山羊侃梁初入南吾近至鄴其兄子肅訪侃委曲吾答之云卿從門中在梁如此如此肅曰是我

親第七亡叔非從也祖孝微在坐先知江南風俗乃謂之云賢從弟門中何故不解古人皆呼伯父叔父而今世多單呼伯叔從兄弟姊妹已孤而對其前呼其母爲伯叔母此不可避者也兄弟之子已孤與他人言對孤者前呼爲兄子弟子頗爲不忍北土多呼爲姪案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名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晉世已來始呼叔姪今呼爲姪於理爲勝也別易會難古人所重江南餞送下泣言離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爲東郡與武帝別帝曰我年已老與汝分



張甚心惻愴數行淚下侯遂密雲赧然而出坐此被  
責飄飄舟渚一百許日卒不得去北間風俗不屑此  
事岐路言離歡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淚者腸雖  
欲絕目猶爛然如此之人不可強責 凡親屬名稱  
皆須粉墨不可濫也無風教者其父已孤呼外祖父  
母與祖父母同使人爲其不喜聞也雖質於面皆當  
加外以別之父母之世叔父皆當加其次第以別之  
父母之世叔母皆當加其姓以別之父母之群從世  
叔父母及從祖父母皆當加其爵位若姓以別之河

低遂密雲赧然而出密雲字不也平終  
必以汝授雅於理不通而新亦可嘉

孫輝人為工人周氏似



北士人皆呼外祖父母爲家公家母江南田里間亦  
言之以家代外非吾所識凡宗親世數有從父有從  
祖有族祖江南風俗自茲已往高秩者通呼爲尊同  
昭穆者雖百世猶稱兄弟若對他人稱之皆云族人  
河北士人雖三二十世猶呼爲從伯從叔梁武帝嘗  
問一中土人曰卿北人何故不知有族荅云骨肉易  
踈不忍言族耳當時雖爲敏對於禮未通吾嘗問周  
弘讓曰父母中外姊妹何以稱之周曰亦呼爲丈人  
自古未見丈人之稱施於婦人也吾親表所行若父



屬者爲某姓姑母屬者爲某姓姨中外丈人之婦猥俗呼爲丈母士大夫謂之王母謝母云而陸機集有與長沙顧母書乃其從叔母也今所不行齊朝士子皆呼祖僕射爲祖公全不嫌有所涉也乃有對面以相戲者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爲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徵時嘗字高祖爲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爲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名亦呼爲字字固因呼爲字尚書王元

之兄弟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怪也禮間傳云斬縗之哭若往而不反齊縗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哭而哀小功總麻哀容可也此哀之發於聲音也孝經云哭不哀皆論哭有輕重質文之聲也禮以哭有言者爲號然則哭亦有辭也江南喪哭時有哀訴之言耳山東重喪則唯呼蒼天碁功以下則唯呼痛深便是號而不哭江南凡遭重喪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弔則絕之除喪雖相遇則避之然其不已憫也有故及道遙者致



書可也無書亦如之北俗則不爾江南凡弔者主人  
之外不識者不執手識輕服而不識主人則不於會  
所而弔他日修名詣其家 陰陽說云辰爲水墓又  
爲土墓故不得哭王充論衡云辰日不哭哭則重喪  
今無教者辰日有喪不問輕重舉家清謐不敢發聲  
以辭弔客道書又曰晦歌朔哭皆當有罪天奪之算  
喪家朔望哀感彌深寧當惜壽又不哭也亦不論  
偏傍之書死有歸煞子孫逃竄莫肯在家畫瓦書符  
作諸獸勝喪出之日門前然火戶外烈灰被送家鬼

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彈議  
所當加也 已孤而履歲及長至之節無父拜母祖  
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則皆泣無母拜父外祖父母  
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 江左朝臣子孫初釋  
服朝見二宮皆當泣涕二宮爲之改容頗有膚色充  
澤無哀感者梁武薄其爲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問  
訊武帝貶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禮  
不死也 二親旣歿所居齋寢子與婦弗忍入焉北  
朝頓丘李構母劉氏夫人亡後所住之堂終身鎖閉



弗忍開入也夫人宋廣州刺史纂之孫女故構猶染  
江南風教其父獎為揚州刺史鎮壽春遇害構嘗與  
王松年祖孝徵數人同集談讌孝徵善畫遇有紙筆  
圖寫為人頃之因割鹿尾戲截畫人以示構而無他  
意構愴然動色便起就馬而去舉坐驚駭莫測其情  
祖君尋悟方深反側當時罕有能感此者吳郡陸襄  
父閑被刑襄終身布衣蔬飯雖薑菜有切割皆不忍  
食居家唯以稻摘供厨江陵姚子篤母以燒死終身  
不忍噉炙預章熊康父以醉而為奴所殺終身不復

嘗酒然禮緣人情恩由義斷親以噎死亦當不可絕  
食 禮經父之遺書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澤不忍  
讀用政為常所講習讎校繕寫及偏加服用有迹可  
思者耳若尋常墳典為生什物安可悉廢之乎既不  
讀用無容散逸唯當緘保以留後世耳思魯等第四  
舅母親吳郡張建女也有第五妹三歲喪母靈牀上  
屏風平生舊物屋漏沾濕出曝曬之女子一見伏牀  
流涕家人怪其不起乃往抱持薦席淹漬精神傷怛  
不能飲食將以問醫醫診脉云腸斷矣因爾便吐血



數日而中外憐之莫不悲歎 禮云忌日不樂正  
以感慕罔極惻愴無聊故不接外賓不理眾務耳必  
能悲慘自居何限於深藏也世人或端坐輿室不妨  
言笑盛營甘美厚供齋食迫有急卒密藏至交盡無  
相見之理蓋不知禮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來  
歲仕脩感念哀甚隣里聞之爲之罷社今二親喪亡  
偶值伏臘分至之節及月小晦後忌之外所經此日  
猶應感慕異於餘辰不預飲讌聞聲樂及行遊也  
劉紹綬綬兄弟竝爲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爲昭字

未歲仕之仕字經是社字之禍



唯依爾雅火傍作召耳然凡文與正諱相犯當自可  
避其有同音異字不可悉然劉字之下即有昭音呂  
尚之兒如不爲上趙壹之子儻不作一便是下筆即  
妨是書皆觸也嘗有甲設讌席請乙爲賓而且於公  
庭見乙之子問之曰尊侯早晚顧宅乙子稱其父已  
往時以爲笑如此比例觸類慎之不可陷於輕脫  
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  
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竝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  
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愚智名之爲試



兒親表聚集致讌享焉自茲已後三親若在每至此  
日嘗有酒食之事耳無教之徒雖已孤露其日皆爲  
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年少之時每  
八月六日載誕之辰常設齋講自阮修容薨歿之後  
此事亦絕 人有憂疾則呼天地父母自古而然今  
世諱避觸途悉切而江東士庶痛則稱彌彌是父之  
廟號父在無容稱廟父歿何容輒呼蒼頡篇有侑下  
交切字訓詰云痛而諱也諱人音羽罪反今北人痛  
則呼之聲類音于來反今南人痛或呼之此二音隨

其鄉俗竝可行也 梁世被繫劾者子孫弟姪皆詣

闕三日露跣陳謝子孫有官自陳解職子則草屨粗  
衣蓬頭垢面周章道路要候執事叩頭流血申訴冤  
枉若配徒隸諸子竝立草菴於所署門不敢迎宅動  
經旬日官司驅遣然後始退江南諸憲司彈人事事  
雖不重而以教義見辱者或被輕繫而身死獄戶者  
皆爲怨讐子孫三世不交通矣劉洽爲御史中丞初  
欲彈劉孝綽其兄漑先與劉善苦諫不得乃詣劉涕  
泣告別而去 兵凶戰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喪



服以臨師將軍鑿凶門而出父祖伯叔若在軍陣貶損自居不宜奏樂讌會及婚冠吉慶事也若居圍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飾玩常爲臨深履薄之狀焉父母疾篤醫雖賤雖少則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嘗有不豫世子方等親拜中兵參軍李猷四海之人結爲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義敵令終如始者方可議之一爾之後命子拜伏呼爲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親亦宜加禮比見北人甚輕此節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觀貌不擇是非至有結

父爲兄託子爲弟者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見七十餘人哥文公以沐辭豎頭須致有圖友之誚門不停賓古所貴也失教之家閤寺無禮或以主君寢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爲耻黃門侍郎裴之禮號善爲士大夫有如此輩對賓杖之其門生僮僕接於他入折旋俯仰辭色應對莫不肅敬與主無別也

慕賢篇第七

古人云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臍也



言聖賢之難得疏闊如此儻遭不世明達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於亂世長於戎馬流離播越聞見已多所值名賢未嘗不心醉魂迷向慕之也在少年神情未定所與款狎熏漬陶染言笑舉動無心於學潛移默化自然似之何況操履藝能較明易習者也是以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自芳也與惡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於染絲是之謂矣君子必慎交遊焉孔子曰無友不如己者顏閔之徒何可世得但優於我便足貴之世人多

蔽貴耳賤目重遙輕近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不加禮敬他鄉異縣微藉風聲延頸企踵甚於饑渴校長短覈精麤或彼不能如此矣所以魯人謂孔子爲東家丘昔虞國宮之奇少長於君君狎之不納其諫以至亡國不可不留心也用其言棄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於人者皆顯稱之不可竊入之美以爲己力雖輕雖賤者必歸功焉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梁孝元前在荊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頗善屬文殊工草隸孝元書記



一皆使之軍府輕賤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爲楷法  
時云丁君十紙不敵王褒數字吾雅愛其手迹常所  
寶持孝元嘗遣典籤惠編送文章示蕭祭酒祭酒問  
云君王比賜書翰及寫詩筆殊爲佳手姓名爲誰郗  
得都無聲問編以實荅子雲歎曰此人後生無比遂  
不爲世所稱亦是奇事於是聞者少復刮目稍仕至  
尚書儀曹郎末爲晉安王侍讀隨王東下及西臺陷  
歿簡牘湮散丁亦尋卒於揚州前所輕者後思一紙  
不可得矣侯景初入建業臺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

自全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畧一宿不  
辦遂得百餘日抗拒克逆于時城內四萬許人王公  
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  
人云巢父許由讓於天下市道小人爭一錢之利亦  
已懸矣 齊文宣帝即位數年便沈湎縱恣畧無綱  
紀尚能委政尚書令楊遵彥內外清謐朝野晏如各  
得其所物無異議終天保之朝遵彥後爲李昭所戮  
刑政於是衰矣斛律明月齊朝折衝之臣無罪被誅  
將士解體周人始有吞齊之志關中至今譽之此人



用兵豈止萬夫之望而已也國之存亡係其生死  
張延雋之為晉州行臺左丞匡維主將鎮撫疆場儲  
積器用愛活黎民隱若敵國矣群小不得行志同力  
遷之既代之後公私擾亂周師一舉此鎮先平齊亡  
之迹啓於是矣

勉學篇第八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况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  
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終寤汝耳士大夫  
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

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  
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墮慢便為  
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  
計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深思法術武夫  
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耻涉農  
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  
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  
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  
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



低頭欠伸而已有識傍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  
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遊子弟多無學  
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秘書無  
不燠衣剝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碁子  
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噐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  
仙明經求第則顧人荅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  
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  
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  
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

兀若枯木泊若窮流孤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  
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  
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爲人  
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  
之安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數百卷書千載終不爲  
小人也夫明六經之指涉百家之書縱不能增益德  
行敦厲風俗猶爲一藝得以自資父兄不可常依鄉  
國不可常保一旦流離無人庇廕當自求諸身耳諺  
曰積財千萬不如薄伎在身伎之易習而可貴者無



過讀書也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讀書之人自羲農已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生民之成敗好惡固不足論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隱也有客難主人曰吾見強弩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義習史匡時富國以取卿相者有矣學備古今才無文武身無祿位妻子饑寒者不可勝數安足貴學乎主人對曰夫命之窮達猶金玉木石也脩以學藝猶磨瑩雕刻也金玉之磨瑩

自美其鑿璞木石之段塊自醜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勝金玉之鑿璞哉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且負甲爲兵咋筆爲吏身死名滅者如牛毛角立傑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黃吟道詠德苦辛無益者如日蝕逸樂名利者幾秋荼豈得同年而語矣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群出類爲將則閻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師古之



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隣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殫強弓便云我能爲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鑿達與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爲相不知敬鬼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已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爲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劔追財假言而奸露

不問而情得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爲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其腴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其矧然自失歛容抑志也素鄙恡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



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卹匱赧然悔耻積而  
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  
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藉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  
懦者欲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  
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  
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  
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  
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間其造  
屋不必知楣橫而椽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

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旣優閑材增迂誕軍  
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  
乎夫學者所以求益爾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  
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  
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  
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  
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脩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  
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脩身  
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



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墮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魏武袁遺老而彌篤此皆少學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卿五十始來遊學猶爲碩儒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以此遂登丞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此並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

按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少時六歲就一貫之信者多也何至七十乃學耶郭氏引不見何傳記漢書亦多其孝友而少者



面墻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學之興廢隨世輕重漢時賢俊皆以一經弘聖人之道上明天時下該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來不復爾空守章句但誦師言施之世務殆無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爲貴不肯專儒梁朝皇孫已下總非之年必先入學觀其志尚出身已後便從文吏略無卒業者冠冕爲此者則有何胤劉瓛明山賓周捨朱异周弘正賀琛賀革蕭子政劉縉等兼通文史不徒講說



也洛陽亦聞崔浩張偉劉芳鄴下又見邢子才四儒者雖好經術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諸賢故爲上品以外率多田里閒人音辭鄙陋風操蚩拙相與專固無所堪能問一言輒酬數百責其指歸或無要會鄴下諺云博士買驢書券三紙未有驢字使汝以此爲師令人氣塞孔子曰學也祿在其中矣今勤無益之事恐非業也夫聖人之書所以設教但明練經文粗通注義常使言行有得亦足爲人何必仲尼居即須兩紙疏義燕寢講堂亦復何在以此得勝寧有益乎光

陰可惜譬諸逝水當博覽機要以濟功業必能蕪矣吾無間焉俗間儒士不涉群書經緯之外義疏而已吾初入鄴與博陵崔文彥交遊嘗說王粲集中難鄭玄尚書事崔轉爲諸儒道之始將發口懸見排感云文集止有詩賦銘誄豈當論經書事乎且先儒之中未聞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魏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



玄成如此學也。夫老莊之書，蓋全真養性，不肖以物累己也。故藏名柱石，終蹈流沙；匿跡漆園，卒辭楚相。此任縱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遞相誇尚，景附草靡，皆以農黃之化在乎己身，周孔之業棄之度外。而平叔以黨曹爽，見誅觸死權之網也；輔嗣以多笑人被疾，陷好勝之穽也；山巨源以蓄積取譏，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玄以才望被戮，無支離擁腫之鑿也；荀奉倩喪妻神傷而卒，非鼓缶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勝，異東門之達也；嵇叔夜排俗取禍，豈

悼子似曰王夷甫事

和光同塵之流也。郭子玄以傾動權勢，寧後身外己之風也。阮嗣宗沈酒荒迷，乖畏途相誠之譬也。謝幼輿賊賄黜削，違棄其餘魚之旨也。彼諸人者，並其領袖玄宗所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什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直取其清談雅論，剖玄析微，賓主往復，娛心悅耳，非濟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茲風復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周弘正奉贊大猷，化行都邑，學徒千餘，實為盛美。元帝在江荆，間復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為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



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未筵親承  
音指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齊孝昭帝侍婁太后  
疾容色顛頽服膳減損徐之才爲灸兩穴帝握拳代  
痛瓜入掌心血流滿手后旣痊愈帝尋疾崩遺詔恨  
不見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識忌諱如  
此良由無學所爲若見古人之譏欲母早死而悲哭  
之則不發此言也孝爲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  
况餘事乎 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  
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奉膝不得屈閑齋張葛

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  
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旣未師受或不識一字  
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戢倦帝子之尊童稚之  
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古人勤學有  
握錐投斧照雪聚螢鋤則帶經牧則編簡亦爲勤篤  
梁世彭城劉綺交州刺史勃之孫早孤家貧燈燭難  
辦常買荻尺寸折之燃明夜讀孝元初出會稽精選  
寮案綺以才華爲國常侍兼記室殊蒙禮遇終於金  
紫光祿義陽朱詹世居江陵後出揚都好學家貧無



資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氈被抱犬而臥  
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  
卒成學士官至鎮南錄事參軍爲孝元所禮此乃不  
可爲之事亦是勤學之一人東莞臧逢世年二十餘  
欲讀班固漢書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劉緩乞丐客  
刺書翰紙末手寫一本軍府服其志尚卒以漢書聞  
齊有宦者內參田鵬鸞本蠻人也年十四五初爲閹  
寺便知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所居卑末使役苦  
辛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坐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

信字當是給字之福



之外不暇他語及覩古人節義之事未嘗不感激沈  
吟久之吾甚憐愛倍加開獎後被賞遇賜名敬宣位  
至侍中開府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爲  
周軍所獲問齊王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疑其不  
信歐捶服之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蠻  
夷童丩猶能以學成忠齊之將相比敬宣之奴不若  
也 鄴平之後見徙入關思魯嘗謂吾曰朝無祿位  
家無積財當肆筋力以申供養每被課篤勤勞經史  
未知爲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當以養爲心父當



以學爲教使汝棄學狗財豐吾衣食食之安得其衣  
之安得暖若務先王之道紹家世之業藜藿緼褐我  
自欲之 書曰好問則裕禮云獨學而無友則孤陋  
而寡聞益須切磋相起明也見有閉門讀書師心自  
是稠人廣坐謬誤羞慙者多矣穀梁傳稱公子友與  
莒拏相搏左右呼曰孟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  
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  
力之人爲國所寶與吾苦諍時清河郡守邢峙當世  
碩儒助吾證之赧然而伏又三輔決錄云靈帝殿柱

從字爲羊  
之字於指惠路鳩  
之用備愧羊肉  
之見可嘉



題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蓋引論語偶以四言自京  
兆人田鳳也有一才士乃言時張京兆及田郎二人  
皆堂堂耳聞吾此說初大驚駭其後尋愧悔焉江南  
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  
人饋羊肉答書云捐惠蹲鴟舉朝驚駭不解事義久  
後尋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時有一才學重  
臣新得史記音而頗紕繆誤反顛顛字顛當爲許錄  
反錯作許綠反遂一一謂言從來謬音專旭當音專  
翻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暮年之後更有碩儒



苦相究討方知誤馬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蠅聲餘分  
閨位謂以僞亂真爾昔吾嘗共人談書言及王莽形  
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  
目虎吻亦紫色蛙聲又禮樂志云給太官桐馬酒李  
奇注以馬乳爲酒也種桐乃成二字竝從手種都將反  
桐達孔反此謂撞擣挺桐之今爲酪酒亦然何學士又  
以爲種桐時太官釀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於此太  
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爲杖策  
之杖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爲碓磨之磨談說製文援

引古音必須眼學勿信耳受江南閭里間士大夫或  
不學問羞爲鄙朴道聽塗說強事飾辭呼徵質爲周  
鄭謂霍亂爲博陸上荊州必稱峽西下楊都言去海  
郡言食則餬口道錢則孔方問移則楚丘論婚則宴  
爾及王則無不仲宣語劉則無不公幹凡有一二百  
件傳相祖述尋問其知源由施安時復失於莊生有  
乘時鵲起之說故謝朓詩曰鵲起登吳臺吾有一親  
表作七夕詩云今夜吳臺鵲亦共往填河羅浮山記  
云望平地樹如薺故戴嵩詩云長安樹如薺又鄴下



有一人詠樹詩云遙望長安薺又嘗見謂矜誕爲夸  
毗呼高年爲富有春秋皆耳學之過也夫文字者墳  
籍根本世之學徒多不曉字讀五經者是徐邈而非  
許慎習賦誦者信褚詮而忽呂忱明史記者專皮鄒  
而廢篆籀學漢書者悅應蘇而略蒼雅不知書音是  
其枝葉小學乃其宗系至見服虔張揖音義則貴之  
得通俗廣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異代各  
人手世人皆以通俗文爲服虔造未知非服虔而輕之猶謂是服虔而輕之故此論從俗也  
夫學者貴能博聞也郡國山川官位姓族衣服飲食

山傍名時木傍名機者自不可以此類未嘗



器皿制度皆欲根尋得其原本至於文字忽不經懷  
己身姓名多或乖舛縱得不誤亦未知所由近世有  
人爲子制名兄弟皆山傍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  
木傍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傍立字而有名凝  
者名儒碩學此例甚多若有知吾之鐘不調一何可  
笑吾嘗從齊王幸并州自井陘關入上艾縣東數十  
里有獵閭村後百官受馬糧在晉陽東百餘里亢仇  
城側並不識二所本是何地博求古今皆未能曉及  
檢字林韻集乃知獵閭是舊蠟餘聚譏音亢仇舊是



漫欲亭

上音武安  
反下音仇

悉屬上艾時太原王邵欲撰鄉邑

記注因此二名聞之大喜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  
子曰虫有蛄者一身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  
不識此字何音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案爾雅諸書蚕  
蛹名蛄音貴又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詁  
此亦古之虺字積年疑滯豁然霧解嘗遊趙州見栢  
人城北有一小水土人亦不知名後讀城西門徐整  
碑云洎流東指衆皆不識吾案說文此字古蛄字也  
洎淺水貌此水漢來本無名矣直以淺貌目之或當

即以洎爲名乎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不知  
所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案說文勿者州里  
所建之旗也象其柄及三遊之形所以趣民事故忽  
遽者稱爲匆匆吾在益州與數人同坐初晴日明見  
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荅云是  
豆逼耳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取將來乃小豆也窮  
訪蜀土呼粒爲逼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  
下爲匕皆訓粒通俗文音方力反衆皆歡悟愍楚友  
壻竇如同從河州來得一青鳥馴養愛翫舉族呼之



爲鶡吾曰鶡出上黨數曾見之色竝黃黑無駁雜也  
故陳思王鶡賦云揚玄黃之勁羽試檢說文鶡音雀  
侶鶡而青出羗中韻集音分此疑頓釋梁世有蔡朗  
諱純既不涉學遂呼尊爲露葵面牆之徒遞相倣倣  
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齊主客郎李恕問梁使曰  
江南有露葵否荅曰露葵是蓴水鄉所出卿食者綠  
葵菜耳李亦學問但不測彼之深淺乍聞無以覆究  
思魯等姨夫彭城劉靈嘗與吾坐諸子侍焉吾聞儒  
行敏行曰凡字與諮議名同音者其數多少能盡識

乎荅曰未之究也請導示之吾曰凡如此例不預研  
檢忽見不識誤以問人反爲無賴所欺不容易也因  
爲說之得五十許字諸劉歎曰不意乃爾若遂不知  
亦爲異事校定書籍亦何容易自楊雄劉向方稱此  
職耳觀天下書未編不得妄下雌黃或彼以爲非此  
以爲是或本同末異或兩文皆欠不可偏信一隅也

文章篇第九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  
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頌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



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朝廷憲章軍旅  
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施用多途至於  
陶冶性靈從容諷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行有餘力  
則可習之然而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  
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  
不雅司馬長卿竊貨無操王褒過章童約楊雄德敗  
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傳教黨附權門  
班固次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  
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訶鄉里

曹植恃性犯法杜篤乞假無狀路粹隘狹也甚陳琳  
實號麤踈繁欽性無檢格劉禎屈強輸作王粲率躁  
見嫌孔融禰衡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  
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鬪免官孫楚矜誇  
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  
黜謝靈運空踈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悔慢  
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  
于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正魏  
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



自子游子夏荀况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  
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耳  
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與會發引性靈  
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  
切一事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  
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  
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學問有利鈍文  
章有巧拙鈍學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終歸虫鄙  
但成學士自足爲人必乏天才勿強操筆吾見世人

至於無才思自謂清華流布醜拙亦以衆矣江南號

爲吟

力正反

癡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

詭擊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醜酒招  
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  
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自見之謂明此  
誠難也 學爲文章先謀親友得其評論者然後出  
手慎勿師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執筆爲文者何  
可勝言然至於宏麗精華不過數十篇耳但使不失  
體裁辭意可觀遂稱才士要須動俗益世亦俟河之



清乎 不屈二姓夷齊之節也何事非君伊箕之義也自春秋已來家有犇亡國有吞滅君臣固無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絕無惡聲一旦屈膝而事人豈以存亡而改慮陳孔璋居袁裁書則呼操為豺狼在魏製檄則自紹為虵虺在時君所命不得自專然亦文人之巨患也當務從容消息之 或問楊雄曰吾子少而好賦雄曰然童子彫虫篆刻壯夫不為也余竊非之曰虞舜歌南風之詩周公作鴟鴞之詠吉甫史克雅頌之美者未聞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自衛返魯樂正雅頌各待其所大明孝道引詩證之楊雄安敢忽之也若論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但知變之而已又未知雄自為壯夫何如也著劇秦美新妄殺於閣周章怖懼不達天命童子之為耳桓譚以勝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歎息此人直以曉算術解陰陽故著太玄經為數子所惑耳其遺言餘行孫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聖之清塵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醬餽而已 齊世有幸毗者清幹之士官至行臺尚書嗤鄙文學嘲



劉歆云君輩辭藻譬若榮華須臾之翫非宏才也豈  
比吾徒十丈松樹常有風霜不可凋悴矣劉應之曰  
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也辛笑曰可矣凡爲文章  
猶人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勒制之勿使流亂軌  
躅放意填坑岍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  
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  
多浮艷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  
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  
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譽改革

體裁者實吾所希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  
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耳今世音律諧靡章  
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  
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吾家世  
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蕃邸時撰西府  
新文史記無一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之  
音故也有詩賦銘誄書表啓疏二十卷吾兄弟始在  
草上並未得編次便遭火燄盡竟不傳於世銜酷茹  
恨徹於心髓操行見於梁史文士傳及孝元懷舊志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曾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佻用事耶邢子才魏收俱有重名時俗準的以爲師匠邢賞服沈約而輕任昉魏愛慕任昉而毀沈約每於談讌辭色以之鄴下紛紜各有朋黨祖孝徵嘗謂吾曰任沈之是非乃邢魏之優劣也 吳均集有破鏡賦昔者邑號朝歌顏淵不舎里名勝母曾參歛襟蓋忌夫惡名之傷實也破鏡

乃凶逆之獸事見漢書爲文幸避此名也比世徃徃見有和人詩者題云敬同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不可輕言也梁世費昶詩云不知是耶非殷澣詩云飄颺雲母舟簡文曰旭既不識其父澣又飄颺其母此雖悉古事不可用也世人或有文章引詩伐鼓淵淵者宋書已有屢遊之誚如此流比幸須避之北面事親別舅摛渭陽之詠堂上養老送兄賦栢山之悲皆大失也舉此一隅觸塗宜慎 江南文制欲人彈射知有病累隨即改之陳王得之於丁廩也



山東風俗不通擊難吾初入鄴遂嘗以此忤人至今  
爲悔汝曹必無輕議也 九代人爲文皆作彼語理  
宜然矣至於哀傷凶禍之辭不可輒代蔡邕爲胡金  
盈作母靈表頌曰悲母氏之不永然委我而夙喪又  
爲胡顥作其父銘曰葬我考議郎君袁三公頌曰猗  
歟我祖出自有媯王粲爲潘文則思親詩云躬此勞  
瘁鞠予小人庶我顯妣克保遐年而並載乎邕粲之  
集此例甚衆古人之所行今世以爲諱陳思王正帝  
誄遂深求蟄之思潘岳悼亡賦乃愴手澤之遺是方

父於重匹婦於考也蔡邕楊秉碑云統大麓之重潘  
尼贈盧景宣詩云九五思飛龍孫楚王驃騎誄云奄  
忽登遐陸機又誄云億兆宅心敦叙百揆姊誄云倪  
天之和今爲此言則朝廷之臯人也王粲贈楊德祖  
詩云我君餞之其樂洩洩不可妄施人子况儲君乎  
挽歌辭者或云古者虞嬪之歌或云出自田橫之客  
皆爲生者悼往苦哀之意陸平原多爲死人自歎之  
言詩格旣無此例又乖製作本意 九詩人之作刺  
箴美頌各有源流未嘗混雜善惡同篇也陸機爲齊



詭篇前叙山川物產風教之盛後章忽鄙山川之情  
踈失厥體其爲吳趨行何不陳子光夫差乎京洛行  
祠不述赧王靈帝乎 自古宏才博學用事誤者有  
矣百家雜說或有不同書儻湮滅後人不見故未敢  
輕議之今指知決紕繆者略舉一兩端以爲誠詩云  
有鷺雉鳴又曰雉鳴求其牡毛傳亦曰鷺雉雉聲又  
云雉之朝鳴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亦云雝雝雉鳴  
潘岳賦曰雉鷺鷺以朝雝是則混雜其雝雌矣詩云  
孔懷兄弟孔甚也懷思也言甚可思也陸機與長沙

顧母書述從祖弟士璜死乃言痛心拔腦有如孔懷  
心旣痛矣卽爲甚思何故言有如也觀其此意當謂  
親兄弟爲孔懷詩云父母孔邇而呼二親爲孔邇於  
義通乎異物志云擁劍狀如蟹但一螯偏大爾何遜  
詩云躍魚如擁劍是不分魚蟹也漢書御史府中列  
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鳥  
而文士往往誤作爲鳶用之抱朴子說項曼都詐稱  
得仙自云仙人以流霞一杯與我飲之輒不饑渴而  
簡文詩云霞流抱朴椀亦猶郭象以惠施之辨爲莊



周言也後漢書囚司徒崔烈以銀鑰鑰上音狼下音當銀鑰  
大鑰也世間多誤作金銀字孟烈太子亦是數千卷  
學士嘗作詩云銀鑰三公脚刀撞僕射頭為俗所誤  
文章地理必須愜當梁簡文鴈門太守行乃云鷺軍  
攻日逐燕騎蕩康居大宛歸善馬小月送降書蕭子  
暉隴頭水云天寒隴水急散漫俱分瀉北注徂黃龍  
東流會白馬此亦明珠之類美王之瑕宜慎之 王  
籍入若耶溪詩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江南以  
為文外斷絕物無異議簡文吟詠不能忘之孝元諷

味以為不可復得至懷舊志載於籍傳范陽盧詢鄰  
下才俊乃言此不成語何事於能魏收亦然其論詩  
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曰言不諠譁也吾每歎  
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 蘭陵蕭愨梁室上  
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  
月中踈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死然在目穎川  
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為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  
不愜 何遜詩實為清巧多形似之言楊都論者恨  
其每病苦辛饒貧寒氣不及劉孝綽之雍容也雖然



劉甚忌之平生誦何詩云遽居響北闕愷愷乎麥不反道車又撰詩苑止取何兩篇時人譏其不廣劉孝綽當時既有重名無所與讓唯服謝朓常以謝詩置几案間動靜輒諷味簡文愛陶淵明文亦復如此江南語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朗也子朗信饒清巧思澄遊廬山每有佳篇並爲冠絕

名實篇第十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德藝周厚則名必善焉容色姝麗則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於世者猶

貌甚惡而責妍影於鏡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竊名忘名者體道合德享鬼神之福祐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懼榮觀之不顯非所以讓名也竊名者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人足所履不過數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顛蹙於崖岸拱抱之梁每沈溺於川谷者何哉爲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餘地也吾每爲人所毀常以此自責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



仲由之言信重於登壇之盟趙喜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吾見世人清名登而金貝入信譽顯而然諾虧不知後之矛戟毀前之干櫓也。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于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近有大貴孝悌著聲前後居喪哀毀踰制亦足以高於人矣而嘗以苦塊之申以巴豆塗臉遂使成瘡表哭泣之過左右

童豎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謂其居處飲食皆爲不信以一僞喪百誠者乃貪名不已故也。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犢珍玩交諸名士其餌者遞相吹噓朝廷以爲文華亦嘗出境聘東萊王韓晉明篤好文學疑彼製作多非機杼遂設譏言面相討試竟日歡諧辭人浦席屬音賦韻命筆爲詩彼造次即成了非向韻衆客各自沈吟遂無覺者韓退歎曰果如所量韓又嘗問曰王珽杼上終葵首嘗作何形乃答云珽頭曲圓



勢如葵葉耳韓既有學忍笑爲吾說之 治點子弟  
文章以爲聲價太弊事也一則不可常繼終露其情  
二則學者有憑益不精勵鄴下有一少年出爲襄國  
令頗自勉篤公事經懷每加撫卹以求聲譽凡遣兵  
役握手送離或齎黎棗餅餌人人贈別云上命相煩  
情所不忍道路饑渴以此見思民庶稱之不容於口  
及遷爲泗州別駕此費日廣不可常周一有僞情觸  
塗難繼功績遂敗損矣 或問曰夫神滅形消遺聲  
餘價亦猶蟬殼蛇皮獸迹鳥迹耳何預於死者而聖

人以爲教乎對曰勸也勸其立名則獲其實且勸一  
伯夷而千萬人立清風矣勸一季札而千萬人立仁  
風矣勸一柳下惠而千萬人立真風矣勸一史魚而  
千萬人立直風矣故聖人欲其魚鱗鳳翼雜沓參差  
不絕於世豈不弘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蓋因其情  
而致其善耳抑又論之祖考之嘉名美譽亦子孫之  
冕服墻宇也自古及今獲其庇廕者衆矣夫脩善立  
名者亦猶築室樹果生則獲其利死則遺其澤世人  
汲汲者不達此意若其與菟爽俱昇松栢偕茂惑矣







